

征稿启事

您是老北京人吗？您对老北京的生活知道多少？在您的记忆中，哪些老传统、老物件、老手艺让您念念不忘？请将它记录下来吧，篇幅长短不限，有图为佳。来稿请注明：老北京记忆。

投稿邮箱：sxzxm_001@163.com 联系人：张喜梅

忆海钩沉



砸山桃核儿

——苦乐童年系列之五十三

□辛立华

那年的夏末初秋，村里的供销社收购山桃子核里面的果仁，干的，两毛钱一斤。山桃子树，其实就是一种美化环境的观赏树（现在有的公路边可见）。春天开满了粉红色的花，秋天结出满树的山桃子，小核桃那么小，一层皮，不能吃。

村里是没有山桃子树的，可我们知道哪里，一是离村子三里外的北京农学院，二是村子南边的八一农业技术学校。遗憾的是，八一农业技术学校我们从来都没有进去过，只是隔着铁栅栏看过一行开满花的山桃子树，就长在学校西墙边的小路旁。农学院我们倒是经常进去捡煤渣和菜帮，可那都是从学院食堂后面倒垃圾的小门进去的。山桃子树长在在教学楼前面的小

路上，想到教学楼前面去摘山桃子，太难了。

那时候的我们，想要干的事，再难，我们也会千方百计地去实现。我们首先把目标锁定在了八一农业技术学校。我们早就知道，每个星期四的天黑后，学校的礼堂都会给学生放电影，可看大门的从来都没有让我们进去看过一次。放电影，整个校园就会人迹稀少，我们就抓住这个机会跳进去摘山桃子。

那个星期四的天黑后，听到电影开始放映了，我们就悄悄来到了学校的西墙外。我们提前就侦查好了，离西墙外两米左右有一棵老榆树，我们爬上老榆树抓住伸向墙内的一根树杈一悠，就站在了墙头上。幸运的是，墙内的墙角下一拉溜放着四五台教学用的手扶拖拉机，两只把手高高地翘起，正好

给我们当了梯子。那一行山桃子树，离手扶拖拉机也就十米远。我们蹬着手扶拖拉机下到了地上，悄悄地来到山桃子树下，开始摘山桃子。天黑是看不清楚的，只能看到树上一个个的小黑点儿，那些小黑点儿就是山桃子。山桃子树很低，我们伸手就能摘到。我们脖子上挎着书包，两只手同时出击，快速地往书包里装着山桃子。

当电影演完的时候，我们每人都摘了满满一书包的山桃子。山桃子树下的这条小路，是学生们回宿舍的必经之路，必须马上离开。我们像一只只灵巧的猴子，一个个蹬着手扶拖拉机的把手快速跃上了墙头，又顺着老榆树爬了下去。这个时候，一群群学生正从我们摘山桃子的地方嘻嘻哈哈而过。

摘回来的山桃子，先得去皮，用半头砖一碾，里面的山桃子核儿就给碾了出来。关键的是砸里面的仁儿，轻了，砸不开，重了，就会把里面的仁儿砸碎。碎了人家是不要的，要的是完整的桃仁儿，半拉的都不要。星期日我整整砸了一天，又搭上几个晚上，终于把一书包的山桃核儿给砸完了。

让我们感到沮丧的是，下个星期四放学后我们再去那棵老榆树下摸摸情况，却发现整个墙头上都被安上了一米高的铁丝网。无奈的我们，只好把目标转移到了三里外的北京农学院。

星期日吃完了早饭，我们拿上粪箕子来到了农学院食堂后面的小门，准备硬着头皮撞撞运气。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是，小门外的垃圾堆上，堆了一大堆山桃子。惊喜之余，我们每人装了满满一粪箕子山桃子。等我们把山桃子弄回家时，已经接近十一点了。那时候，京昌公路边的几个村子，几乎家家都有双轮小推车。我们顾不得休息，各自拉着自家的小推车又返回了农学院，每人装了满满一小推车的山桃子，满心欢喜地回家了。

那一年的秋天，除去上学和写作业的时间，我们都在砸山桃子核儿，有时候一直砸到深夜。那一年砸山桃核儿，我们每人给家里赚了五六块钱。

风雨情

刨地

□边长久

天还没亮

父亲就起来刨地

镐头一嘴一嘴地把泥土掘起

汗滴也从父亲的脸颊

跌进新创起的泥土里

父亲不善言语

那吭吭吭的声音

活像他夜里的叹息

他的镐头被泥土的牙齿咬得锃亮

一镐下去泥土很痛快地翻起身子

父亲的心里很是乐意

好把省下来的力气

再去种下一块地

父亲刨了一辈子地

他刨出的粮食勉强喂活了七个儿女

最后，他实在是刨不动了

只好把自己刨进了土里

说说

冬天，说来就来了。

这几年的冬天，不怎么冷，好像有些暖冬的样子，雪也下得很少，因此，使人们觉得冬天里缺了点儿什么？

在过去，北京的冬天真叫一个冷，不时地就会下上一场雪，那雪说是鹅毛大雪一点儿也不夸张，一夜之间下得足有半尺厚，走在上面都能没脚面。

不说雪了，还是说棉鞋吧。

从我记事起，冬天穿的棉鞋都是家里做的，那时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孩子，要买鞋是买不起的，都是老妈自己做的，那时老北京人把棉鞋叫“毛窝”。这么多的毛窝做起来还真不容易。记得老妈把平时积攒的碎布头、烂布块挑好的洗干净，等干了之后，就找来一块大木板，有时就用我们的案板，再打上一小盆稀浆糊备用，然后就开始往木板上刷浆糊，然后把碎布块一块一块地粘上去，一层又一层，直到粘够一定的厚度，老妈说这叫打“布裕褙”，是做鞋用的主要原料。

待布裕褙干透之后，再从木板上揭下来，然后根据各人脚的大小找来鞋样儿，就可以做鞋了。



毛窝·棉鞋·校官靴

□陈春喜

件衣服，一双鞋袜，真是应了这句话：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。那时不光我们家那样儿，家家户户都那样儿。

直到六十年代中期，作为一名北京知青上山下乡，到了宁夏生产建设兵团，我才穿上了自己买的真正的棉鞋。那是一双五眼儿系带儿的、墨灯芯绒面、白塑料底的棉鞋，棉花续的厚厚的，穿上真暖和。我还记得在六十年代后期，我从宁夏回京探亲，在白广路商场买过一双叫“骆驼弯”的棉鞋，花了4块多钱。那双毛窝是老式样儿，类似老北京的圆口布鞋。这鞋穿时省事儿，一蹬就得，挺暖和。适合冬天在屋里穿，方便。

最后再跟您说说“校官靴”。

这是一款新式的棉皮鞋，为什么叫“校官靴”，不得而知。在上个世纪70年

代末、80年代初，这款棉皮鞋深受年轻人的喜爱，它是用牛皮制成，乌黑锃亮。那时没有一层皮、二层皮、三层皮之说。那时的皮鞋货真价实，都是头等皮，硬硬的，很结实，而且样式相当好看。说是棉皮鞋，一点都不臃肿，很秀气。靴口的两侧各有一块儿宽松紧，胶底，穿在脚上，真是又暖和又帅气，别提多美了！

我在70年代末，在菜市口百货商场买了一双，花了25元，相当于我半个月的工资。就是这双校官靴我穿了30多年。您别不信，这是真事儿。

现如今，您在大街上看看，人们都根据自己的需要，去选购自己喜欢的棉鞋，品种繁多，各式各样。什么高帮的、矮帮的，皮的、棉的、绒的、红的、黄的、黑的、白的等等，真是让人眼花缭乱。